祝子志怪錄

祝子志怪錄卷四

吳　祝允明著
豫章　祝耀祖

李子隆王臣

成化丙辰歲京師匠役中有李子隆者習妖術每旦同事相見李輒不語瞑目坐而垂其雙臂諸工視之乃四爪龍據坐耳事聞伏誅壬寅之夏妖人王臣之弄尤稔臣本襄陽人少無賴長而流蕩四方不知何自得左道兼曉房中術遂由淮入南京二方人多信

用之留都貴人亦有頗惑之者嘗造一達官方臨瀘張宴舉一金盆酌臣臣飲畢以盃擲水中官不悅臣亦厭去翌日詣門謝官命怒見之臣已捧盃來納矣如此等類甚多由是得結納諸中貴人有以
上聞召入京師亦以術動
天子不知其詳以是得爲千戶臣乃肆言爐火事驗黃金可立成諸藥多出江南臣採取中命大璫于敞偕行臣至直隸省郡及江首地徵發府庫箕斂富室金帛累巨萬展轉至蘇杭所需尤甚信意出一紙錄諸閭右名家拘迫括

取金，其無得免者或挈室而竄，白日閉戶途路行人妄
其徒將來則市人空肆而匿東南騷然有類大變耶
無如之何亦或閉衙不敢治事又命吳郡學徒錄抄所命書既稍從之復發派無已遂爲諸生大詬詈幾欲箠之乃止于驛亭上奏諸生違教毆使臣等事賴巡撫尚書王公恕累疏陳其奸狀 天子明聖追遣回京伏誅仍傳首江南被害諸郡梟令之

沈維暘夢

梢埱沈妍夫雲鴻維暘爲予言曩嘗暑者夜臥堂中羣

漢列寢地中夜月明維賜半寤寐間瞥見一人蠢貌大眼蹣跚至榻前對維賜啞啞笑不止又呼曰汝何爲眠睡則死矣維賜荅曰汝何爲不睡不睡亦不生也其人又笑曰汝何爲不笑維賜曰汝何爲笑其人見沈詞勝徐徐步去維賜忽悟此必鬼物驚欻而起呼童問之元無人至也采火覓之亦無迹

男降箕

賢　錦衣指揮徐君世良說嘗訪友人友方運箕降仙　男戲執其箕其六而本無[illegible]　欲扣頗謔誕箕忽不動

第見其室中梁上一大星如斗凡而下寘而加轉其大
如盞直抵于地乃大驚謝還且占散去長久之始隱

卯彗

成化辛卯彗星見于紛云布之肆舍皆知之矣予以
所見之狀漫詳記之舟至三鼓之後交四更以連曙
見其星在東北丑寅之間而尾直抵中分其亘天兩
端之外所餘天末空處無幾星大如盞彗首約而末
散色正白而見曜煒煒瞻之不勝[illegible][illegible]最也

俞完

丁未七月朔予與鄉子俞完同[illegible]舍縱飲至暮劇暑且被酒各袒裼遂席地卧然皆在中室久之忽不見俞完令覓之久之乃得於舍後廢圃中圃四空皆荒榛外即河也完頹然直立闇處無言乃扶以入少選覓之乃在中室榻後臨牕卓上赤體偃卧須臾復往視之又不見矣其牕外即與前圃通　尋之無也有頃乃獨立于東偏夾室中時已昏　兀對屋隅無一語葢從卓上穿牕而出便欲趨垣赴水而聰爽稍存故又自圃牆越入內而至夾室

耳子益驚怪强扶入中室卧于榻後而扃其牖

既元大叫若聽人呼召者衆皆謂醒囈語亦不問

完衛衣呼喚數四衆答以衣忿鎖室中完乃起手

持白布禿袖且披且行趣出室向門前開門而去

時將夜分矣外黑暗如漆衆厭其醉狂任其去子必

動呼衆必須尋之王乃起着靴未畢忽聞完在門外

高叫子及王曰救我救我王忽趣出見完方倚門王開

門完即仆坐于地秉炬燭之見軀如氷瞑目屏氣欲

扶以入身若木石不能舉積數四始舉舁入室坐諸

揭酒不生第數自拭其面及髮際過一鼓頃始開目漸能言剛之但云我面上許多土拭去無果唯喚之迨天明乃復常言其本末云始臥卓而已懵不知人事自入園及入庖二度蓋皆鬼所爲也而不能致之去比復眠時忽聞牕外大叫俞小官人起來予問汝祝秀才僕乎曰然又曰吾家官人已去請爾同行吾乃起否衣不得其人便進禿袖衫披以出不見君輩也　[illegible]只喚祝君少待同行追念急愈不及遂登寺前橋　俞下忽有一人持二燈籠來迎問汝劉家人乎

曰然曰二官人令汝來迎乎曰然方將下橋行其人舉　從空中下撲于西子方與語又以土泥窒于面然心稍明見燭照橋邊明亮一邊則叢黑子悟明者水也不肯下只退入橋下且行且呼其人相持不捨直同至門外按倚門上適王出其人始釋手奔入門西竹林内云及檢前衣元無此服蓋鬼欲其行故子之至幾時又攙去殆冥衣也亮自是喪氣逾年竟卒

袁尚寶相術

國朝袁廷玉相術獨步天下幾如天綱而其子尚寶

忠徹亦精絕無倫猶客京師也先祖妣錢淑人伯父
孟書先生紳正統初掌教于鄞先公已領鄉薦往省
錢先生時袁家居先生令遍視庠序諸生以及先公
袁一一決之而于先公獨無一語抑之亦不答于時
未測其意恐或不佳也越數日袁來特訪先公手持
私印二枚其文一曰給事中之章一曰參政之章後
先公竟拜二官無少爽焉先公說袁在京師與朝士
同于一士家將合讌諸公說袁抑升沈俞司寇仕
朝　在閩之尤切袁因特告俞曰公且請歸家致仕

事。復來問俞因信之郎馳還其廬舍正被火幾盡矣

周七郎

永樂間吾蘇有陳糧長者家以婚禮宴客友人周七郎與焉周隸籍織染局時巨璫來某衛命來督局事猝至郡便拘集諸役人承命人至周家以實對來閹大怒遣數十人就往陳家郎席擒周以來兼錄坐客姓名一一不遺乃係周以閹上亦怒復遣內官校尉朱來抄籍逼提席間賓主赴京不問其故都付宦者

令因于一室餓十日來說餓而不及期先後死者八九逮後獨周一人乃未死一晚饑甚自分死于夕矣及晚監者謹點檢扃鑰而去周臥于床將二鼓倏見一人自床邊出近周前周強開目視之乃其故父也昏極亦不省其爲鬼父捧飯一大碗兼有羹肉之類謂周曰吾見可速食之周恍惚間接而盡餐之父乃不見洎天明周覺體漸活動又告監者欲起登厠監者驚曰汝何得今日反活動勝昨夜乎必有奸弊周曰　當檢視門窗縱有人何處容入耶監者亦無可辯

而期已滿乃即引奏奉　旨放了周竟得生還調息數月始復云

武功公夢

外大父徐武功公族華時允明從先君及姨夫將令尹省侍公語先君等曰適夢握一帶以手引之漸長不止至于數丈未窮而覺何祥也將對沈休文以帶圍減爲病瘦之徵茲夢反之乃當佳也公不甚然之允明在旁竊謂帶者綬也綬者壽也蓋長壽之兆時允明纔十三不敢遽言無何公竟捐館不知果何謂也

父子夢

將元用將中舉時父嘗夢父告之云父出官子入實父入官子出官覺而弗測既及歿人思之亦有驗蓋將中試之秋一兒病死所謂父出官子入棺也及卒遺腹一男始生所謂父入棺子出官也男今名壽子予爲中表弟年纔入小學豈異日亦登仕版耶

賀解元

吾鄉賀解元恩予姻家兒也戊子歲與二士同冊赴試途次見釣者賀謂二士曰吾三人借釣竿各下之

釣得蟹者爲解元魚鰕雜物者與中列空餌者下第二士先之一得魚一無獲賀一釣而得兩鳌焉後果如卜二士忘爲誰

賀先生夢

賀解元之父甫字美之世儒也爲予言解元得第時不特有鳌祥予亦夢一翡翠自天而下墮吾家庭中遂死未卜何兆也先生言時解元固無恙今而已矣予追思之豈翠鳥爲文明之象而其死乃卒于一舉之應乎

先淑人歿後託夢

先祖母錢淑人平生慈慧莊謹奉佛頗誠雖不爲大焚誦而心甚信之傾逝之後先公命毋作佛事而兩姑氏懇稟以尊遺令欲懇少從俗公乃許特建一壇事畢姑氏夢淑人來謂曰我平生常說待死後纔知冥間事而今果知薦拔之事似不堪焉汝輩曾爲之否姑曰大人不從吾輩懇請得修一壇甚誠懇頗以爲汝得力娘娘何不知耶淑人曰我全不知之如此則果無益勿復作矣姑曰然則何事可及娘娘耶淑

八日惟有享祀可及而曹君有心事此足矣姑又問娘娘今在何處乃云今將更生于葑門内開磨坊某家爲男子言訖遂覺述之允明輩皆悲慟無已然以其是淑人靈爽則似不應闢佛之峻以爲無稽之夢則問答又太了了及其終乃復歸于輪廻不知果何如也所惜言託生之家正忘其氏姓爲不能審驗獨爲大恨耳

徐三夢

嘉定縣徐侍御之第三郎爲兒時方酣睡夢一神人

卒數卒皆舁豆至床前稱命與此兒卒撥器量豆約二斗撒徐體上神日太少太少與之一石卒固爭兒小不能勝乃與一斛既歸即患痘疹遍身繁穰不可以計危殆幾死及其脫痂肢體之皮相連而起乃通一體而下如一空人殼焉

范李夢賀守

吾郡太守鄱陽賀貫公霖弘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下車廉正仁公未幾上下翕然稱其循良以綜務過勤積勞得疾遂以明年五月朔日終于位蒞政僅一載而

百姓哀思之方其未葬時吳縣生范彥謌語人曰昨
夢至府前見太守前驅出衙既而乃道一柩耳人曰
此太守棺也太守其將殆乎又數日姻長李君宣子
告予兩夕前夢人告曰太守死矣予因舉范夢答之
不久而果驗矣

宣子兒夢

李宣子得一男甚爽慧可愛乃幾歲以痘疹夭其夜
宣子大母夢兒來告云兒病時被人勾捕以去領我
到巷口艸屋朱家勾他二兒同行不知何往也後數

日宣子偶問隣人果有艸屋朱家二兒死數日矣

沈先生父子夢

沈先生啓南年踰六十長子維賜亦且四十而未得孫戊申歲維賜少房孕先生方喜夢入王者居見庭中桃花蕃鼎佇立愛玩之花落懐袖有人臨守謂曰此乃假者汝毋喜還有眞者在後先生令之入殿後見王尚書恕授一章令送童太師軒先生往西北一署投之吏云童大人以陞官衙門在前指示令入而少房之孕敗焉頃之復孕乃以己酉得兒方娩時先

生在城館夢送客出門有女奴抱嬰兒相逐以行麾之使歸子舍則又有孕既以兩舄甫覺家人來報孫既誕矣葢二夢悉驗云舄者于謂猶云繩祖武也初維暘當兒始胎之際一夕大醉夢人語曰汝已醉乎醉字如何書維暘曰酉卒爲醉其人曰非酉卒乃酉生耳其應益明著云

長橋美人續補

近更諭前卷長橋美人事小異所述續補于後始其來有從者二童子可十五六貌極韶好不類世人不

特一青衣也其來三四度始[illegible][illegible]女非止二番也棗乃自梓持來女家非在舟中也女留[illegible]許十餘枚非止二枚也姚氏之召時景昭已死乃荼毗得五聖耳非僧修因果也此數編于前為真覽者參之可也

雞變

弘治己酉秋末吾郡西山民家畜一白母雞七年矣一日偶飛上案撲破一碗主人怒持杖扁箠其背一下箠訖背羽變成赤色項則遂化為雄尾羽即長尺餘紋綵燦爛無復故形矣

陳文盛

陳文盛者閩市人也家隣于總管堂文盛頗侵占堂地一日醉臥肆中中門已閉忽大叫喚其妻妻在室中聞之以爲醉語惡之而不應良久聞其語云娘子救我始驚而奔出將及門方在庭中忽被一鬼捧住雙足跌仆痛戰不復能行亦自號呼内外譟亂文盛父母聞之急出視乃命人擊碎右門久始得開則文盛已被毆撻滿身流血委頓于地父母救轉其夫婦婦則如常而文盛次日死矣又數日家人牽牛浴于

河一大犢壯腯可愛偶入水遂溺死于中甚無疾故也既而家中祟物大作于狀濕擾不能停止又久之其父亦死弟姪咸死惟存諸婦女耳人咸以為神譴云

賀太守

吾郡太守鄱陽賀貫公之卒前志已書近聞其死後家尚未知也有老僕夜間忽驚魘而躍起與云快接官人快接官人官人來矣家人共唾罵之以為狂越二日而訃至

長清兒說冥事

閩之長清有民家生一兒甫三月置于床其家人偶入房尋箸帚不獲兒忽大言曰帚在房門後家人駭視之兒益言何爲看我我說話何傷乎家人問汝何怪兒曰我非怪前身是南隣某老也我有言欲語家人可速呼吾兒來遲則忘矣家人因呼之來皆以艾耆僠然列床前兒一一呼其名第深叙悲思繼而詬責其妻曰吾向以幼兒孱弱特留叙若干俾爾爲其婚娶營生之資爾奈何不體吾意俾赤立窘急如此

妻子皆悲謝又曰吾自下世至受生經歷先已了了
今忘大半矣所記者自氣絕被人追至冥府見途間
人來往甚繁吾既至殿下問知爲轉輪大王王方坐
理事殿上判官侍吏亦傽傽及百輩堦下東西二大
池凡死者皆聚立西池邊一望極衆鬼卒一一推入
池中飲水一口乃起驅立于東人人不免至吾心念
恐飲之非佳因掬水至脣而不嚥遽奔而左一卒捽
吾大呼云此人奸滑不曾飲水殿上方怒令人檢校
而吾又用力反捽其卒脫手急竄入稠人中卒甚怒

而竟不識吾既飲盡則王者條别而立最上受生應爲貴官者立於堂上之左與之玉帶僅一人次之者立其右與金帶次銀帶木帶則漸以繁多子亦在木帶中百餘人皆序立堂下亦多科品至下者應墮畜生道被以牛馬等皮皆怖泣勉受後一婦人貌姸冶得馬革婦人大喧辯曰念其前生爲指揮妻妾受朝廷章誥秩至淑人恩榮一世不敢爲惡何乃受此罪報耶王笑曰汝尚自辯如此乎汝既恩因夫受何乃背之而竊與某人行淫耶我今以不義之汝罪非畜

生而何哉婦始語塞更哀訴云與蒙定罪不敢辯矣
但某女人平生嬌弱安能受人之騎坐乎伏望善處
之而已王良久乃云此說亦可從減汝爲騾可也婦
又哭告馬騾等耳願王哀憐更爲之地王乃顧吏白
陽間何騾得逸吏云惟梓潼帝君廟下之騾得逸王
因命吏籍爲某州縣梓潼廟騾幾十年婦始蒙皮而
去兒說至此乃云餘事吾漸忘矣衆云人皆不能記
前世事汝獨能知之何也兒曰以不飲水之故猶能
稍憶得如此耳吾他日定應有卑職也且而兩家共

養之既長補爲學徒果得一聯佐云

陸言符遇目翁

陸謹字言符大典人逸士也成化初遊吾蘇館於福濟觀觀者純陽降地也四月十四日爲眞人誕辰道流作大會謁者雲集至暮言符步出門忽一丐婦立門側衣裳襤褸而貌整秀可愛手抱一孩兒對言符如乞丐狀言符曰汝何爲求人婦人曰以吾有口言符方與之又曰我不特一口又有此一口也言符益疑與之欲問之瞬目已失之矣說者謂二口定是眞

人也

劉良

劉良者湖廣人以成化元年乙酉登鄉書及會試下第夢人告曰秀才定當中進士然須待費宏爲狀元耳既寤遍求京藩小錄閱之邈無所謂費宏也後三年又訪閱亦無之及上春官亦下第如是者歷五科十五年寂無驗耗自歎前夢之妄及二十二年丙午閱録則費宏者江西解元也大驚異趣上京搜訪費所寓處相見結爲友旦旦適從供酒食爲說前夢相

慶既而宏果爲龍首良亦登第焉宏時年十九距劉夢時葢初生耳本朝狀元惟宏最年少也

顧秀才

湖州顧秀才眷歌姬晁二晁在蘇病死秀才居家忽驚呼言曰何處焚燒衣帛有此氣息恇攘逾時始定家人以爲心恙秀才亦不知所謂既數日乃知晁柩正以是日就荼毘耳秀才初不知其死也

㕦無常

天順中酆都有王張二人同爲府學生王生爲人謦

敏嚴正明法律一日晏坐忽瞑然化去諭府乃魁家人問之王曰此名悉無常叅閻羅王以我通曉刑名請我去議斷耳今後或時去愼無恐第任之無虞也已而果府時化去良久輙返問之但言冥司有疑獄須我去耳不明言其事也家人亦不以爲怪友黨抑之王亦不答張生者與王頗厚常苦懇求欲挈往一觀王不許張覘知王方入冥乃語家人云王前去我當繼往卽囘恃渠在必不害事家人止之而張已入室自縊矣氣旣絕便入冥途行人絡繹無萬數張疾

奔以爲王在前且乏且呼迄不聞其答聲問諸人人對不知既而見一鬼吏押數囚來張又問其中一囚黠甚見張之問知其爲誤死也即誑之曰我識王監生在前往汝要尋我當領汝去也張即隨之而行至擾攘處張覓其人已不見良久鬼吏送至一人家加諸囚以豕皮諸囚皆變爲猪張執皮不肯披押吏不顧逕推之而去張生竟成猪與同囚齊生于其家蓋前逸囚應爲猪承張問紿之潛易已身而張不悟也既經宿張氏妻拏伺其還竟不得乃同往王家扣之

則王故無恙在家祭之則張方出府王已轉歸而張不得值耳張妻拏因號咎王若誘吾夫死今決當爲我往閻王處討來還我家不然當訟于官償吾夫命王大怒曰吾豈使渠死耶渠强吾吾固拒之今與我何事且吾數到陰府皆是閻公使來請今則無故況我纔回又何可輙去乎張家苦累之不已王無可奈何亦入室自縊旣到閻君所閻君驚問來故王告之閻君又驚曰豈有是事此地安得誤拘人乎況擬閻新鬼中竝無此人王曰他死在昨日之某時陛下可

一檢察必得之矣王乃與判官細檢察並不得方悃
然一判官告曰但其時曾發一行豬因去恐誤在此
王速命人沿途追究至其處有路旁居民寄庫王婆
者出應命自陳知情吏乃逮之赴王府王研問之王
婆因述黠鬼誘張生潛代事王問何以知之婆言此
黠鬼欲賂押吏與卒無貲在身爲吾借之吾言無有
但有陽世王婆婆寄庫銀錢在因轉爲料理分猎二
千與之以此知之王聞之大怒即召受生庫吏斛之
對如婆言王益怒立喚前押吏審之吏不能諱王乃

加吏重譴復令王生還冤速往某人家令殺新牲豨王生如戒至陽世便去殺猪已而張果生訪王婆寄庫事果亦不謬後王復詣閻君謝閻君慰勞之且言原槩因巳判從重辟矣張旣生後數年往爲霍州判官人皆戲言君是猪人耳後竟無他焉此段後半節志記

呂傳侮五聖被譴

五聖香火行于吳浙甚盛無比近有一呂氏子在賭錢肆中見印聖馬滿座呂無知卽坐馬上大言曰我坐五聖看如何又指夫人像曰夫人也生得不好旣

歸家其夜便狂憒不食口自責詈又言汝何人敢嫌我容貌其家禱謝久之始已又數日有傅氏子偶見人語及此事亦肆嫚言隨得狂疾辛苦百端其家即建廟祈祭亦久之方平安

婦人生鬚

吾鄉曹生之姑年六十餘矣得疾凡半年始瘉既瘉而其面遂生短鬚沿口一圍甚是濃黑時弘治二年秋也至今無恙

大青小青

國初有沈萬三者三吳富族之甲也其舅陸道尹嘉禾人薄遊姑蘇得閶門內廢宅居之先是居者必遭孽出以是微價售于陸陸始入方夜闌張燈坐正堂中忽有雙環女子二人追逐而入駢立于前意態恍惚陸知爲怪叱而問之二女同聲對曰吾二人乃大青小青也言畢躍出陸急飛劒擊之若中小青之右臂遽起逐之二女同至庭中大樹下而沒旦視之二冬青樹也因謀伐去樹根下有石板板下二甕滿貯精金分埋二樹下陸遂有之藉以富饒後贅沈氏是

生萬三資産浩無紀極竟歿于官焉

陳懷入冥

常熟人陳朴弘治二年冬以病死其子陳懷苫塊于柩旁每闔槅門牖然後就寢一夕方合目忽行至一官府前頗嚴潔門上榜曰福官眞境懷徘徊瞻望久之一人若曹司胥掾從中徐步而出懷進揖請問此何地也其人不怒拒好謂之曰此中乃托生案也懷愕然知爲冥司又悲悶曰吾父死在此乎其人曰凡人初死先至此主者即評其在生之善惡定擬輕重

然後送往城隍司乃復送來使治可懷曰吾父爲常熟陳朴死幾日矣今在此乎其人曰爾父適已評過正送城隍處然汝父之評頗善無縲絏之苦但遣人押伴放行而去想不久當來矣懷又懇曰蒙指示甚感吾欲往彼一候探可得去乎其途安出其人曰不妨去看指路與之令行懷乃依教前往果到城隍廟前遶巡得入廟中漫循左廊入忽見一司中發出一人視之乃父也有一夜叉押之果散行出廟見懷大驚曰汝安得至此懷曰思憶大人適見托生案官人

說大人在此故特來相覔耳父曰然則可急還矣出
廟可急急西行愼毋東顧顧則不返矣又曰西菴其
僧負吾錢若干吾忘語汝今已訟之得理矣懷受命
趨而出其父隨之在後懷以思戀故數數回首父則
屢呼促之使前去夜叉亦加叱詈懷終不舍直同父
至先處門外夜叉顧其父曰君雖無大罪然應須繫
頸而入不然官司只以我爲受君賂累我非便也父
便從之夜叉又以索牽縛訖懷忿謂夜叉曰我父無罪
適來此中官人已與我說是散行料不責汝汝可放

凌辱吾父乎夜叉大怒罵懷曰此自是我公事何與汝汝豈應私在此打攪官司我尚不發汝汝罪不可言乃敢反與我爭乎懷益怒逕毆之夜叉舍其父與之極力相撲既久懷遂悟與夜叉相持而起立于柩前奮臂角蹴大號呼房中家人等驚起從牕隙窺之見懷手足蹶張背壁挺立若被人托住者而了不見鬼懷口中尚強厲曰我不怕你忽高叫蹲倒于地曰不好了我被渠咬壞脚股矣家人方推入夜叉急排闥而出亦不見其形但聞出户聲徑升屋而去尾

歷歷踐碎啊久之始寂秉燭視懷但一足上巳爲嚙破血流滿地呻吟痛苦明日覓藥塗傅良久始平其痕正作對穿四齒之形而其形三角葢獠牙故也已而懷往西菴僧處索錢僧匿之答以無有懷曰料不久爾必受報未幾僧果死焉

王老

蘇之南濠有王老者無子弘治二年時年四十九矣暑夜與妻露坐納涼天乃昏黑忽聞庭中有人低語云七七四四十九棺材沿上走諺語云俗忌此年壽

顧無人則又有在耳畔言者左顧又在右大駭令秉燭搜之不見遂同妻返室方慘沮間俄項不語奄然而逝

盧三打鬼

鄉人盧三性好酒無醒日成化巳亥秋夕方被酒自外歸其家在無祀鬼神壇之後盧既過壇側忽見偉丈夫四人皆長過屋簷齊力來扑盧盧但望其家急奔既入門更恚曰汝何物歹人敢扑我耶握門拴復出逐至壇前則如前長鬼益多將十七八人侍立其

前盧怒甚運木拴亂擊之諸鬼一時四散奔逃悉化至河際有入河者有陸逃者竟無一然盧乃返舍

翁老娘

閶門外上塘有翁老娘者自下縣來老虔醫也弘治間春夕已閉戶矣忽聞扣門聲甚急啟視之乃二男子請翁去收生翁恍惚便隨去至白蓮橋側俞尚書墳旁入一家屋甚華廠人物繁夥嘈雜滿堂堂中張燈甚明一婦人臨蓐方艱苦翁為治之娩身得一男

其家大喜飲食之又覓以雙雞段帛果物等仍令二人送歸將四鼓矣既歸二人以雞置庭中并他物置舍內而翁就寢覺體中憒憒煩異之及明視庭中無盤合彼雙雞乃二蝦蟇也大駭入視幣則綵楮也翁因悲愕大吐伏枕旬餘竟死

天遣陳常

成化初蘇之上塘有煅工陳常者善鑄瀉每得人白銀必入鉛銅之類造僞而還之前後侵人財不貲矣識者見其所製稱爲陳常銀惟恐誤得人咸惡之一

日大雨大雷震死此工於市舉體焦灼而亡其首人方稱怪又數月有人自揚州來者乃言某月日揚州亦大雨雷震雨後忽落一首于彼市中視之乃此工也其受報如此

雞言

蘇城湯家巷有人畜一雞久矣偶欲烹之忽人言曰勿得殺我其人雖怪訝然竟食之亦無恙

郭同知伐樹

郭同知和成化中來佐吾郡郡治之土地祠旁有

大柏樹合抱當祠庭中路蔽虧陰森森似多陰翳偶過祠以爲妨步履亟命人伐之竟日始盡時郭子監視終日故强壯無疾翌日忽頭痛岑岑不一茶頃便躍而死一語不及發人以爲神譴云

耿公

予一姻家行貨于燕舟次大江夜閒舟人忽驚魘而寤問之云適夢耿公大神告我說汝舟底有一大孔汝何故不點檢今吾爲汝將泥丸暫塞之汝不亟治定遭沉溺矣衆皆信之欲覔治則貨物堆積諸艙皆

滿猝莫能辯乃望空焚香祝神而乞玟得報果然又逐艙乞玟屬三四不得至中艙乃如卜亟併力發貨則船底果穴一處有泥窒之遂速泊于岸傍空船修治使行焉向非神告則滿舟皆魚鼈矣

張千戶家孽

蘇有張千戶家于喬司空巷中弘治己酉秋冬家孽忽大作初張方夜坐昏時列燈燭在前忽有一小兒不知從何來遽入室吹滅其火張急起攫之兒即飛升簷際有火隨兒起于簷因速救之則復起于他

隨救隨燬燔灼不停既而少息次日家僮往圃地拾得一泥孩金綵裝飾甚善僮取呈張觀之入手則又飛上簷牙火亦隨作又救之如前張肆為禳禱買一猪首在案忽火又出于肉延燎漸遠疾救乃滅以至箱篋衣服皆遭焚灼而不大損及家人坐處輒有飛磚舞石及其身而不傷戶牖之類開則自閉閉則自開張妻方濯足則盆中湯作風浪湧濤其下體張自浴亦如之一家擾擾不能寧居婦女兒童悉遷避他家如是數月漸漸消定然其家初無實禍迄今

或傳張門前有古黃楊極茂張伐之致然

周氏家孽

是年冬周叅政瑄家亦有妖孽猫皆以前足捧其頭作人立而行走犬亦立而徐步未幾欝攸大作其家舍紬曲火既起有風扇之隨屋勢紬曲逕燒其一宅而不及旁隣及火止有酒數千瓶啟而視之酒悉化為焦秫米既而周乃解官周于鄉先輩持身甚廉節不久得禍士惻惜之

酒泉

弘治庚戌三月閶門南城居民家有井偶汲水中酒香因嘗之眞酒味也遂鬨傳以爲仙人所經行而然小民競來勺飲其家因斂錢而鬻之大致饒積其泉旦夕如常每至晩必變作紅黃色如是歷五月後如常焉

志怪錄卷四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志怪錄卷五

吳　祝允明希哲譔

楚　陳以聞無異校

馮百戶

蘇州衛百戶馮升今年春承上司委往巡白茆港一晚方駕大船出哨昏黑中忽有光炬數百枝在其前視之有數舟人物亦將數百皆獰惡兇勇馮以為巨寇也急鳴金鼓整衆持戈鋋而進既將接則羣船與火一時頓沒入波中馮等方驚而倐忽閒邐進

其沒船處矣回顧則羣艇人火又出其後乃急
甫將近則又沒俄頃又出其前處數四不停馮絕疑
懼以爲必鬼神也遂戢衆而返至館舍則所留守舍
奚童已反接縛之柱間滿身皆塗泥禁不能言矣細
視之其背有泥書三字曰尋不去馮益駭恐懼他禍
乃托事白于所司而解役焉

樟柳神

耳報之術正出于採生之說傳記中往往載焉近時
如王弼事尤明白或謂費長房始授于壺公其後爲

鬼所殺者非失符也葢斯術每歲必覔一新鬼易舊鬼托生至覔之不得至其期則鬼必取其軀以當之耳或謂此有數端其一不必生人魂爽只以艸木合而爲之專取靈于時日甲子之配合與符呪之禁戒如世稱樟柳舉二木而言也按神農本草經商陸條下有說云云故或稱商陸神音之傳訛耳非樟柳也然要爲左道冲術王法之所必誅無累于士君子之同類可也偶記成化初予年在髫齔家中顧得一乳母媼乃東鄉人也爲先妣言其叔公向充里役

日官府衆詣三更時出門中途月甚明獨行處偶足下踐着一小物漫取視之乃木刻成一小兒形長三寸面貌甚精毛髮悉具裝飾詭異其人漫插之帽簷中而行沿途只聞小語云張二張二張二縣前點卯呀十計回顧則無人俄又然竟忘其爲木兒語也既至縣果以後期被撻及歸木兒故在帽中行次又聞小語云張二張二老婆在家與人戲如是亦數四張細察之乃覺聲出于帽因思是此怪急取碎而視之其腹中有血肉之心腸焉乃擲之田邊厠中其怪始絕

此不知何從在路傍也又記正統中先公任于京師先考與隣人顧宗者頗稔一日顧私云時日有建客將一樟柳神來予以白金一斤售得之甫收未兒便作報語出入細碎靡不預言十日之内以神語獲利且半餘矣茲豈非無窮之利哉况無損于物命以是爲慶先考漫應記之更幾日間焉則云神巳于時日亡去不知所之今木質雖存竟不能語加以拷掠亦畧不知計其所指示獲利恰該白金一斤葢賊人戲之也

一母三十六兒

天順中寧國府有民人楊杞者其妻俞氏年二八以上成婚便有娠腹甚大既生乃孿胎也未幾又得娠而產亦孿胎也自後連連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歲通有十八胎每胎悉是雙生皆是男子共有兒三十六人皆長大無一夭者此婦亦無病享中壽以上而終亦可謂異矣

耳中人物

祖母王孺人為允明言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

耳于其中得五穀金銀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潔淨唯其正中有一小木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他異

一孕七兒

弘治巳酉歳相城農婦有孕既生乃一肉胞中包數小兒其大如碩鼠蠕蠕長數寸凡七枚頃間皆死焉

鬼共桔槹

予家老圃謝敬相城人為予言其親戚其家

臨川桔槔天旣瞑同儕先歸舍惟此人獨後俄頃一人自河曲來與之同桔槔此人迷亂中竟不問其所以來相與共事漸久遂入宵分而此人元不知覺來者屢謂此人言天熱爾不下水下浴此人說爾先下我繼之其人又强使先此人終不從相推久之不覺已天明矣而其妻方來尋訪其人見婦人來遂瞥然自沉夫道所見婦告以經宿夫始駭與婦覓蹤跡畧無可究但見河中之水已竭矣蓋溺死鬼也

井異

至德廟側有吳翁者父子三人業販席往臨清易棗貨弘治庚戌之夏翁方出其家子得疾于家一日家人偶汲井聞井中如人擲擲驚聲俄而水大沸如湯忽高及井幹唯餘三五尺而已已而天暝其家又以火燭之見又然家人大駭視曰豈其中有財寶當授吾家乎吾聞得財兆當先以財物勾之則得盍試諸遂以一銀簪縛于線而墜之水乃益漲良久引其綆起則空線而簪已失矣于是始大驚駭至明日有人來報其翁亦得病于商所其仲子遂往父所[illegible]

令尚未返其長子病沉重不愈應何如也

于尚書

于尚書謙既誅後年餘忽降體于其子婦作于平時言態家人知爲于冤問之曰爺爺既死來作何幹婦曰我只若眼無光我意思只欲尋一雙好眼耳言訖婦目漸青腫瞳子突出家人有識者謂之曰汝既死又要好眼何用縱要尋何得及其娘子乎如此不避嫌疑汝大不是于乃不答良久見一小童過其前頗明慧因直視之童忽目張大如盞雙睛遂突落失去

如被刻剔者婦遂得甦而童竟盲焉

張公見鬼

吾鄉張公謚慎懿人也嘗往崑山至勝安舖遇晚行一水滸見其後有一人尾之已而將近一橋張行未橋址舉首則尾者已先在彼竚矣對張而立以手指張大呼曰汝可在此處來汝走誤了宜速來吾與偕行也張畧不顧但直前行至一處忽見滿前只是一白渺漠無際始悟曰此白者必是大川吾何乃行此乎亟回步則已還元觀見通途了又見隔岸

燒紙張瞪目認得曰此識孰蔣山張子家也因號呼[illegible]蔣氏人見之即挐舟過水涘扶掖張登舟而渡至其家家人咸驚曰此乃竹篠徑之礦[illegible]裏魍魎之淵藪也蓋至此無得免者子何乃獨全生矣張始悟向招者鬼雄也張素事佛謹當受善報耳張識予親為予言之張又言其室王嫣嫣見一鬼蓋其隣家主婦縊死樓上其後王每夜坐輒從牕隙窺見其樓上有一無頭女子往來步丞其項有布纆之云凡三四見後不復覩

鯉眨眼

舊說魚眨眼爲異不可食而鯉眨眼則是謫龍耳近有人得一鯉將剖治鯉忽雙目瞬動烱爍久之人遂放于水亦無他異

王生遇八兒鬼

欒橋王生名杲去年冬嘗侵晨往盤門買錢行至衛後陸太守園中天尚未明路無人行王心頗懼忽有一羣小兒立其前王驚視之凡八輩皆長二尺餘形貌畧同共來侮王或抱其足或拽其裾或持土石

之百端凌擾王應禦不暇雖極忿猶相持且行遵同至西杉瀆橋傷更鋪始得二鋪夫出鋪王即大叫其人漸近八兒始捨之競奔入河中良久猶聞水中有聲也

金山寺鐘

楊子江金山寺故不擊鐘相傳永樂間有師主山一日入定忽冤遊水府爲水族請至江濱其水開成白色大道既入宮龍君相見後俄頃夫人出作禮白師曰氏有所疾苦聞鐘聲此後望和尚勿令人敲擊當

有少報師敬諾夫人遂入室持出手爲師製襪一緉將完未綴系寺中僧偶打飯鐘夫人聞之遽趨師令出又忽有夜叉來與龍王言將至水道將合矣龍君亦急令報師師遂出夫人因不克完襪便以一帶經其襪兩端令翻兜足而着之師既領受謝而出及覺襪果縛其足遂傳此式于世今僧家多着號齊襪也

梅講主

姑蘇城中西華嚴寺有梅講主嘗夜自外歸將二鼓至寺門門已閉方扣門忽有鬼數人來其類不一墨

繞不置梅誦咒斥之不退既久沙彌出啟門羣[illegible]散但稍遠而立若有伺者梅入寺亟令炊飯一釜復出寺咒施釜空而入羣鬼爭食之久始寂

鱗魚吞人

尹山南之夾浦橋水勢頗厲庚戌之夏有城中人偕其妻往松江訪姻戚回舟至橋所忽風起有一鱗魚起舟傍其長幾二丈昂首嚙其夫臂入水中妻往救之鱗遂翹其尾捲其婦下水以口接而吞之夫則溺而婦竟葬魚腹焉

王安見怪

學生王京家人王安嘗爲姻戚家　倩之擔饋禮往三墩姻家旣回至山上忽見林間一禽甚類鴨蹣跚于地口作鴨鳴安念必人家遺失者因欲取之回作一盃羮吃不惡也便置擔往搦之鴨隨手化作一磚塊安方怪之磚即鑽破地皮而入焉竟不知何怪也

鬼畏釘

成化末有一賣釘人曉從府學前來其地多異物方行閒聞二人在後逐之意甚恐回顧乃二鬼也卞

駭將奔避鬼追其身乃反大奔驚去且相謂曰此農

有釘在身邊奈何不仔細便趕他幾乎壞了事予因

記向年有農人告予暑天昏夜從田中還舍獨行隴

上忽聞二人在後緩步追之最後者曰可上前人曰

有釘後人復曰上前人答之如初三四問答二人竟

舍農而去焉葢此農偶帶一釘在腰間也

錢六娘

成化巳未有京妓錢溜兒舟泊蘇之山塘夏夜露坐

舟所忽驚呼其母曰娘見乎如何人家屋上有此白

狗母以爲妄錢回顧則又曰白狗又在彼處矣隨首數轉輙言狗在其前云色如雪而長大似壯夫母怪而嘆之明日錢忽以事與母競遂溺死于水 黄生說

放水燈

王經說其外大母言頃因隣家作佛事夜半僧放水燈母親見有一人手從河面上伸出取燈并草把上飯食之但不見其身首耳

人產蟒

蘇之鄉民金大妻陸氏嘗產一女厭之遂不舉既而

復有娠復得女貌頗肖前女復不舉已又如之凡三棄女矣弘治四年六月六日又當免娠還得女焉心益惡之仍棄穢器中加覆令人擲去人未舉急趨其夫夫亦未忍也婦人怒從床蓐躍起自持去至厠將棄焉開覆則見滿其中皆是肉斑斕五色殊可怖惡俄頃蠕動漸以延長奮首出桶乃是一條大蟒起而囓婦之腹回蛇體滿刺婦人遍上下周匝如束婦號叫求死情狀極惡人不忍見久之竟死

平桶大仙

弘治元年之秋蘇城有一人姓王爲人居貨糊口無幾貲本耗折爲其家徵迫日急王不能堪一日潛行將至傷郡覓親識宛轉料理償之行至跨塘橋下昏夜無可投宿道旁有土地祠因入其中伏偃香案下假寐少頃約夜半候聞扣門聲廟神令從衛開之扣門者答云告大王明日大仙到此可出接之從者入白于土地土地復令問大仙是何服色又傳告云着葱褐衣持弊桶所謂弔桶大仙者也土地得報遂皆寂然王生聞之且驚且喜至明日遂不行危坐廟中

以伺至午後果有一鬉鬢道人衣弊慈褐手持一木桶而無底至廟前顧瞻土地像舉手拱禮便行王生念此决是矣遂拜而懇之曰大仙度我道人固拒之王具述昨所見道人猶拒之且辭以行王生跟至廟教場中跪伏死請道人曰然則待我使汝遂以桶置地上以手旋轉之數匝令王生視之則一井也石闌楯完且滿其中皆清水甚深有游魚盈其中道人顧王生說汝可下井取魚取得出來吾即度汝王生畏不敢下道人曰然則吾取與汝看因即躍入井中王

生急觀之道人與井皆不見矣王生竟茫然而歸

陸林

鄉人陸林妻甚悍其姑房中有一婢蠟梅頗媚林妻百狀淩虐後竟爲箠甚內損而死弘治庚戌五月林方坐肆中貿易有人自屛後捧茶一碗與飲但露其手而不見面林以爲妻耳亦不問竟接而啜之其茶色白味甚甜林心方訝之忽聞家內大鼓譟急入觀之乃是妻爲鬼毆類中惡者林方見妻則亡婢竟來撲林肩面又去亂撲林妻甚驟家人怅亂莫能解

婢復來握林兩臂大搖之五六方捨而奔散不知所之俄而林妻小病即已林遂染危疾其家每夜有一紅袍冠帶神人步遊宅中及禳禱亦明見有神人來享至七月間一日命其姊夫許亟來爲送鬼送後許歸家倦而卧床上忽聞枕中疊疊作聲許驚問何物枕中曰我蠟梅也許曰汝自與我舅子有冤如何却來尋我枕中曰他何故殺我是爾與他姊弟我故來尋你許曰爾也可放解了他鬼曰念情理放他不得前日猶可今日只管牒我數次不已我告狀難得准

却被他纏延益增我怒了我定不捨他許曰然則再令他超薦你如何鬼曰不必如此從來事事都不到我我何嘗沾他好處惟要他性命而已許曰本是娘子害爾死却何干他父子事鬼曰罪坐家長許曰家長何不尋他老父鬼曰他本與我無涉今三日後先教他孩兒肚脹五日陸林定腹脹相繼死矣許曰我無害汝心汝可自去鬼曰我今報汝了汝再料理我我先攪汝去矣許畏怖之甚再四慰謝求其去鬼乃曰許官人我且去矣言畢遂滅許急撲拭其枕則滿

中皆汚泥也後旬餘林兒死又逾日林亦竟死

七眼兒

成化十七年夏吳城小猪巷薛氏生一兒口鼻兩耳如常但有七眼準上天庭中一竪者鼻左右各三橫者生便能言今年米七錢一升其家遂焼紅火筯刺殺之是歲果大饑

劉御史

有劉御史者不知何許人景泰中仕知廣南一邑忘其名初赴任行至庾嶺荒林間忽有一小茆屋數間乃

酒肆也殽核雖頗具備而酤者數夫則皆病癩者形狀醜穢不可近劉命速過其癩者悉前來問訊曰明公乍臨吾土吾等輙有薄醖籩饌奉致區區願公毋逆野人意劉心殊惡之拒斥不受癩子固强不已劉終不然癩乃更從內捧出二柈果一桃一棗皆鮮潔可愛又請曰公不飲盍取數果乎劉亦竟以爲不潔漫取一棗置袖間其人恚劉不享將兩柈果投之于地而退時從者數十人咸見之劉固怒其不呵禁前途抵傳舍乃呼諸人責之又斥驛丞以不豫迎及報

猶道路之咎丞曰此地豈有所謂人居酒館乎虛
妄耳劉益怒命駕使丞隨而往至其所則寂無其跡
屋也劉更大慚因出袖裹示之則良金也光彩灼爍
非塵世間所有產劉與衆人始驚異必神仙矣追恨
不食其物取金欲吞之不可得但謹謹懷藏之不去
其身心怦怦恒冀欲遇其人邈無形迹後劉按老而
歸年八十餘矣一日問兒曹云此月中有何吉日吾
欲出行若曹其為我涓擇兒奉令往選期惟冬至日
時在午為吉稟白于父劉乃起處分家事至其日命

邀迎親戚僚友遠近悉集一一慰勞告以將遠行敘別之意酒食後自入浴浴竟着新衣又令人舁其棺來頻問時候兒曹以爲妄且懼自起視之日已加未遂踉蹌入堂拱手謝諸人將金丸拭而吞之遽入柩端正偃臥衆方駭覩則劉已瞑目矣

陸仙人

弓姑陸氏家裏有一小厮曰阿安年十餘歲以病死有仙人者居舍後一日陸偶買得途人一床置于舍其夜纔坐床上納凉忽見庭際有犬五枚二白三黑

阿安者率之自庭隅而來前陸悚懼中無以禦之太呼其妻曰媽媽有人在此其妻急取一鐵鏈出戶授陸陸持鏈拒鬼以及犬鬼犬皆隱明日與妻議此床必不利盍加漆而髹之乃命人漆床既畢其夜陸方坐則數數自言云我決不賣爾如此如此其妻怪問之陸云吾耳畔有人言云汝切勿賣我床賣決不罷汝汝速還我吾故答之云云耳妻唯嘆叱之未及處分明且陸已默然死床上矣

予隣裘三以兌錢爲業一日領一童同往盤門出行到廟灣天猶未曙瞥見道上有黑圈大如栲栳並列其前滚動闌截以止裘者裘足不能前乃命童子先之黑圈即環遶童身裘伺間隙急取揵衝出不顧小童逕奔投城門迨天明訪之則童已死道邊矣居人云早聞童與怪拒忽得一生人來童方喜得救逮生人到其旁怪見之即滅

王逵

祖姑王宅有婢曰春蘭年十六七歲以病死一旦家

童王達曉起自房出至堂前顧主母曰老阿嫣不看見天上否好星月這等光明嘖嘖不已主母叱之又呼其妻來曰王達定有病矣適來譫語可扶入內妻方扶之進則達益狂言不休昏仆危儼然只喚老阿嫣主母因往問汝是何人對曰我春蘭也主母曰賤人汝既死矣自是天命何敢復來惱人對曰奴不敢擾人但爲寒無衣饑無食兼貧無錢使故托王達求告阿嫣耳言畢復懇請不已主母曰汝一向在何處對曰奴自死後只在宅裏依栖並不曾別處去主母

因製肉羮飯食遶取便速吞之甚多主母又焚紙錢
冥衣與之鬼又叩謝乃滅遶蘇問之漠然無所知覺

周沄

周沄母病沄寢床頭伴之夜聞母妄語百端沄以爲
譫語旣而開目則見卓上有三人列坐若有待者沄
大駭喚僕周貝來臥卓上少頃貝睡去又見前三人
如是者數次翌日而母死焉

尤直筆

吾鄉有尤生者善星命故有直筆之稱庚戌初夏秦

疾甚篤妻子環侍偶皆出房少頃復入則病者不見在床空如也咸驚怪莫測其房後一童曰適似聞前牕開門聲盍試觀之衆趨視則果倚柱偃臥如將絕者衆亟救灌良久始甦問之答曰自汝等出室便有三男子皆長大軀惡貌作獄之飾看我不言但協力抱我起扛至前房擲之壁下且云你得此板壁我失了好處言訖皆出不知從何去矣至秋間尤竟卒卒後七日其家命僧修焚罷夜間將一鼓盡家中已關門而睡其女在房聞尤在門外呼其名曰秀雲你可

速開門女驚曰爹爹如何在此鬼曰我要來一看汝等汝等不必慮我我只在後厠邊要覓我處可得也其女大怕不敢開門鬼曰不開只得我去矣言罷又呼門外作微聲如羣蠅汪汪然遂泯

王三娘子

王三娘子者中街路王汝美妻也姓吳氏其弟張景春以弘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死既而其母亦病死三年六月王氏遂得瘵疾至十七日忽命人請其父來前日娘娘弟弟都在此尋我娘不甚苦但是張景春

無禮死然定要我去竒懼可恨說罷便奄然而逝越一日而蘇家人急問之則曰景春有事要我去對證昨夜我說他明白了今故得歸不知後何如耳家人方言後六日果竟長往人咸悼惜之性柔懿勤家通書算賢婦人也